

如果你是一名老师或者即将当老师
那么只要你在乎自己的教育效能
就读一读这本书

靠近另类学生

关系驱动型课堂实践

Teaching Children Who Are Hard to Reach
Relationship-Driven Classroom Practice

[美] 迈克尔·J·马洛 (Michael J. Marlowe) / 著
桃莉·海顿 (Torey Hayden)

韩扬 刘艳艳 赵瑾娜 / 译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如果你是一名老师或者即将当老师
那么只要你在乎自己的教育效能
就读一读这本书

靠近另类学生

关系驱动型课堂实践

Teaching Children Who Are Hard to Reach
Relationship-Driven Classroom Practice

[美] 迈克尔·J·马洛 (Michael J. Marlowe) / 著
桃莉·海顿 (Torey Hayden)

韩扬 刘艳艳 赵瑾娜 / 译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靠近另类学生: 关系驱动型课堂实践/(美)马洛,(美)海顿著;
韩扬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5.2

书名原文: Teaching Children Who Are Hard to Reach: Relation-Driven
Classroom Practice

ISBN 978-7-5080-8338-4

I. ①靠… II. ①马… ②海… ③韩… III. ①课堂教学—
教学管理 IV. ①G4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1174 号

TEACHING CHILDREN WHO ARE HARD TO REACH

by Torey Hayden and Michael J. Marlowe

Copyright © 2013 by Michael J. Marlowe and Torey Hayd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版权属华夏出版社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3103

靠近另类学生: 关系驱动型课堂实践

作 者 [美] 迈克尔·J. 马洛 [美] 桃莉·海顿

译 者 韩 扬 刘艳艳 赵瑾娜

策划编辑 刘 娟

责任编辑 苑全玲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13.25

字 数 172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致 谢

在这里向以下为我们提供编辑建议和指导的评论家致以感谢：

卡拉·布卢姆 (Carla Bluhm)

乔治亚州布伦瑞克市歌诗塔尔·乔治亚海岸大学助理教授

塔拉·豪厄尔 (Tara Howell)

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大学城高中大学先修课程污染、环境科学和地球科学教师, GATE 项目领队, 科学系主任

莎伦·杰弗里斯 (Sharon Jefferies)

佛罗里达州阿波普卡莱克维尔小学三年级教师

关于作者

迈克尔·J. 马洛是美国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特殊教育专业的教授，这所大学位于北卡罗来纳州西部风景优美的蓝岭山脉中。他同时也在怀俄明大学和田纳西技术大学特殊教育专业任教。他擅长情绪与行为障碍方面的课程及课堂管理。

进入大学教书之前，迈克尔在印第安纳和肯塔基州公立学校为情绪与行为障碍儿童单独开辟的课堂任教。

关于桃莉·海顿在情绪与行为障碍问题方面的教育方法，迈克尔写了很多文章，也在国内和国际会议上多次分享过。迈克尔和他的艺术家妻子苏珊共同养育了3个孩子，他们都住得很远：一个在新西兰的奥克兰；一个在洛杉矶；一个在丹佛。他喜欢自然，经常带着他的拉布拉多寻回犬格雷西一起远足，偶尔打打高尔夫。有任何问题和意见请直接给他发邮件：marlowemj@appstate.edu。

桃莉·海顿生于美国蒙大拿州，成年后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抑郁儿童的教育上。她是特殊教育领域的教师出身，专门与受情绪困扰的儿童打交道，最近转入对心理性语言障碍的研究和治疗干涉。目前她定居在英国，为几个服务于儿童的慈善机构提供咨询和指导。

桃莉写了很多国际畅销书，都与她做教师和治疗师的经历有关，比如《她只是个孩子》《沉默的洁蒂》《重新来过》。她也写了3本小说和《猫头鹰男孩》(*The Very Worst Thing*)，最后一本是为8到12岁孩子写的一个故事。

序言一

迈克尔·马洛

也许你发现自己的学生有的抵触心理较强或不好接近，或者你是一位以后迟早会遇到这类学生的准教师，那么这本书就是为你而写。它关注行为背后的逻辑原理、课堂实践，讲述了很多活生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来自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桃莉·海顿，她从事对情绪和行为障碍儿童的教学活动多年，曾出版过 8 本书^①，这些书记载了她在特殊教育和儿童心理学方面日积月累的经验。海顿的第一本书是《她只是个孩子》(*One Child*, 1980)，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名叫席拉 (Sheila) 的女孩，虽然安静但被问题困扰，她曾把一个 3 岁男孩绑在树上并非常残忍地用火烧。《她只是个孩子》之后，她又陆续写了《午后阳光里的孩子》(*Somebody Else's Kids*, 1982)，《笼中男孩》(*Murphy's Boy*, 1983)，《重新来过》(*Just Another Kid*, 1986)，《沉默的洁蒂》(*Ghost Girl*, 1992)，《总想逃跑的席拉》(*The Tiger's Child*, 1995)，《围墙上的薇纳斯》(*Beautiful Child*, 2002) 和《微光中的孩子》(*Twilight Children*, 2006) 几本书。

海顿所有的书都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关系”。她的故事强调，和抵触心理较强的孩子相处，要注重与他们之间的互动和情感的联系；也强调在改变孩子行为时要注意关系技能、直觉和群体环境。海顿在

^① 编注：桃莉·海顿的全部作品中文简体版 2015 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这些课堂故事中所反映的观点，无论对新教师还是老教师都很有帮助。

这本书反映了教师教育的一种渐长趋势，就是通过成功的实践总结理论，而不是单单把理论应用于实践。大家越来越认同一线教师的权威，他们通过在课堂上的观察和体会，对于教育学生的具体方法有着不容置疑的发言权。

有很多迹象表明，人们重拾对**实践经验**在构建教学知识库的重视和尊重（Cook, 2012）。如果不求助于善于思考的一线教师和他们的第一手知识，我们对于如何把学生教育好的理解就永远游离于真实世界之外。

我第一次知道桃莉（她的书中学生们都这样称呼她）是在1992年，我正在为大学里一门关于情绪失常儿童教育的课程甄选适合的参考书。一本平装书的最后一页有一则为桃莉的书做的广告，一句夸张的收尾语写着“这个世界需要更多像桃莉·海顿这样的人”。这则广告下面还有一张优惠券，凭此券可购买这位被称为“奇迹创造者”的著作。出于好奇，我把它放进了信件里。

在桃莉的作品中，真正吸引我的是，她独树一帜的方法（这些方法隐藏在她所有的故事背后）与现今主流对待情绪失常儿童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当代研究表明，目前公立学校里情绪和行为障碍课堂都依赖于使用行为矫正项目，这些项目看上去最重视获得服从。这些课堂被描绘成“控制的课程体系”，而且被公认没什么效果。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新选择：一种以关系和恰当群体互动及更真实的关心为中心的方法。

桃莉的作品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的文字精准地描述了与孩子们在一起时的**感受**，这让我回想起当初自己在印第安纳和肯塔基州的公立学校里为情绪和行为障碍儿童上课的日子。当她讲述我曾有过的感受——同情和恼怒、欢乐和悲伤，还有热情和受挫——时，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志趣相投者。她的故事引发了很多我在教师教育领

域参与其他研究性书籍写作时所缺乏的思考、感受、目的、立体影像和热情。所以，我采用了她的三本书，决定就此奔着新方向进发。

我的这个决定后来被证实很受学生们欢迎。他们感觉到了一个先锋写作者的兴奋，而且她写得非常真实。课程结束时，学生们对这些书的评价是“超级好”（比如“真是一个学习宝藏”；“现在我已经是桃莉·海顿粉丝俱乐部的一员了”；“当我有疑问时我会问自己，桃莉会怎么做？”）。学生们仿佛在桃莉的课堂故事里看到了自己；他们想象着在自己的教学中会有哪些新的可能。

二十年后，我继续使用桃莉的书做教师培训，并由此总结出一套情绪和行为障碍儿童的新教育方法，可以描绘为“关系驱动型课堂”（Relationship-Driven Classroom Practice）。关系驱动型课堂的重要基础是师生关系、生生关系或小群体、小单元内个人之间的关系。关系驱动型方法区别于其他方法的关键是它使用人际关系作为改变行为的方法。

桃莉在大学时代就认识到了关系的重要性，并在后来参与一项贫困儿童学前教育项目的时候就以其作为辅助方法加以实际应用（Hayden, 2002）。桃莉负责照顾一个叫玛丽的4岁小女孩，这个女孩不说话，害怕男人，一直躲在钢琴底下不出来。桃莉的任务是让小女孩从钢琴底下出来，但项目指导并没告诉桃莉该怎么做，以及做什么。

桃莉跟玛丽一起躺在钢琴底下，开始跟玛丽建立起关系，她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自言自语，而玛丽就在一旁看着。当桃莉觉得实在没话可说的时候，她开始观察玛丽。桃莉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让玛丽重新开口说话，但她确实做到了，她花了那么长时间什么也不做只是陪着玛丽，但就是因为这样，才取得了效果，这对桃莉也有很大的影响。

很快，桃莉的第二段经历更验证了建立关系的重要性（Hayden, 2005）。作为特殊教育专业的研究生，桃莉设计了一个关于学习障碍的小研究项目。她把具备明显学习障碍和阅读困难的孩子们分成三组：

在第一组，孩子们与训练有素的辅导员一对一组合，接受最新的以学习模式为基础的方法提高阅读水平；第二组的孩子们与没有经验的大学生一对一组合，大学生只给他们朗读书、杂志和卡通漫画；第三组是没有任何干涉的控制组。这些辅导员或大学生每个星期跟孩子们碰两次面，一次持续半个小时，这个项目时长六个月。

六个月结束后，根据统计结果，两个治疗组都在阅读上取得很明显的进步。不管是孩子被特意辅导还是仅仅听成人朗读，两组都有进步。桃莉从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特意教孩子阅读，而是说最重要的影响在于跟孩子建立互动关系，方法却在其次。这项研究的结果证明，有人愿意花时间陪我们有多重要，仅仅是因为有人对我们给予正面的关注，我们的问题就得以化解。^①

这些见证建立关系力量的发现，使得桃莉后来在情绪与行为障碍儿童的课堂教学形成了一套方法。她的关注点在于人际互动关系，而非在方法上纠结。没有哪种方法是所谓最好的。她关心的是孩子，而不是模式。她在一个又一个案例的基础上推理和反思。使用关系作为方法，她的实践直接建立在自己以建立关系作为方法的经验上。她经常问：“这个孩子是谁？她需要什么样的肯定和体验才能变得更人性并且足够坚强地生存下去？”

① 注：以上三段根据桃莉·海顿的《微光中的孩子》Twilight Children by Torey Hayden. Copyright © 2005. Published by William Morrow, an imprint of Harper Collins 一书中的资料所写。

序言二

桃莉·海顿

我跟迈克尔·马洛通过一种很偶然的方式相识。1998年，互联网刚刚开始发展，有一天，一位工作伙伴突然告诉我，头天晚上她在当时最好的搜索引擎上闲逛，无意中搜索我的名字时出来很多链接，其中有一个大学网上留言板，那个大学的名字她从没听说过，但留言板上正在讨论我的书，那些人显然都是我的粉丝。

我觉得好奇，于是回家以后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每个人经常会在互联网上做的事情——搜索自己的名字看看会显示什么。我找到了朋友说的那个留言板，它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恩的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的格雷·穆尔曼（Gary Moorman）博士建立，他是阅读教育与特殊教育系的教授，执教阅读课。他建立这个论坛以便学生们讨论课程作业，在这个背景下，论坛里在讨论什么样的书能吸引他们阅读，有人提到我的一本书。

接下来，网络的诡秘性占了上风，因为即便这种网络论坛很像地球上某个实地的私人空间，但事实上你永远也不知道会在这里遇到谁。那些来自瑞典、法国、日本和美国其他州的读者们，渐渐都到这里提问和留言，而且很快就占领了这个留言板。当我浏览的时候，不管是课程主题还是这个留言板建立之初所服务的那些大学生们，都已经被刷屏过滤掉很久了。

虽然读那些活跃的讨论很有意思，但我却为自己无意中造成一位

大学教授费力打理的学术业务被干扰而感到尴尬。看到网页下面有一个电子邮箱地址，我就给穆尔曼博士写了一封信，为论坛中发生的事情向他表示道歉。他在回信中表示很茫然。事实上，他早就忘了网站那码事儿。那是他为一年前的课堂建立的论坛，这个课程早已结束，学生们四散而去，他也忘了关掉论坛。得知这个论坛里活跃着我的很多粉丝，他跟我一样惊讶。

在邮件的最后，几乎是作为补充，穆尔曼博士提了一句“我们学校里有个人会很感兴趣我收到了一封你的邮件。他是特殊教育专业的一位教授，已经根据你的书写了四篇研究论文了”。

这就是我认识迈克尔·马洛的缘起——缘于我给他的一个同事写邮件为不小心侵占了他的网络空间表示抱歉。从这个不经意的邂逅开始，马洛博士和我针对很多主题展开讨论：教育方面的方法、趋势和原理，既有针对大学教师教育高度的，也有关于特殊教育课堂本身的。这些讨论在2005年3月达到了高潮，我们在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会议，其间我谈到了自己现实中的课堂是如何建立的，分享了我的工作录像以及来自我的学生的不同成果。

我很感谢迈克尔·马洛在这个领域中将我的书进行有意义的应用，也很高兴他在把这些故事应用于教师教育时取得了成效。但是，我不希望人们用一些不恰当的美名过度渲染这些书。它们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学术或传记体的记录，它们是叙事性非虚构文体，写给那些有一点特殊教育经历的读者，唯一的目的是分享我在这个不同寻常的世界里发现了什么。

叙事性非虚构文体是建立在真实事件基础上的主观故事，不像文学作品、传记或自传作品等，后者是对事件忠实的尽量客观的记录。我的书采用这种文体，一方面表明尽管故事都来自真实经历，我还是会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讲述；另一方面，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我也会把真实姓名、日期、事件发生顺序和地点等信息改动一下，我也会重

构对话和细节，而且，少数情况下我还会塑造人物。因此，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成为书中的一个被塑造的人物。

之所以用这种叙事方式来写作，而不是直接采用自传的形式，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些和哲学相关。我想为人们揭示那时候——超过 35 年以前——还很隐秘的一个世界。当朋友和熟人们知道我决心从事特殊教育的时候，都是惊讶甚至恐惧的反应，我经常被问及为什么要在那些有缺陷的、被抛弃且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的孩子们身上“浪费我的才华”。我最初的几本书就是为了回应这些论调。我尽量用一种更容易接受的叙事风格让更多的人进入这个世界。后面写的一些书更多以事件为轴。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里选取事例，试图用一种普通读者都可以接受的方式，举例说明围绕某些话题的挑战性和复杂性。比如，我写《沉默的洁蒂》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那时虚妄记忆综合征、撒旦教（satanic cults）等事物正在高峰期，我想描绘出即便专业人士对一个孩子的行为做出准确的评估也很不容易，而文化影响又是多么容易曲解我们的意思；之所以写《围墙上的薇纳斯》，是因为我想呈现即便是充满爱心和与孩子关系密切的专业人士，也会容易忽略儿童虐待这件事。

选择叙事性非虚构文体的另一个原因是，这样可以让一些涉及法律的细节更好处理。我曾经尝试向可能出现在我书中的主要人物争取书面授权，但有些人还是不愿意被写进书里并拒绝我的请求。还有一些涉及描写未成年人的复杂法律问题。必要的时候，叙事性非虚构文体可以让人们完全从事件中脱身，而且，故事又围绕着他们重新布局了。

另外，有些人虽然同意被写进书里，但不希望被别人认出来。因为故事里的事件有时会让直接参与其中的每个人很容易被认出来，所以很有必要塑造角色以符合法律要求。

选择叙事性非虚构文体而非自传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围绕这类

故事的道德考虑。当你成为一名教师，某种意义上不言自明地意味着你必须对课堂上发生的事情保密。当涉及主体都是一些还不具备授权能力的孩子时，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这个被“真人秀”和名人八卦充斥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容易分辨哪些是隐私、哪些属于侵权，但作为一个背负信任的角色，尊重这些界限很重要。

另外，尽管我以自己的视角来描述课堂上发生的事情，而且这样显得我多多少少“拥有”这些事件，而事实并不像《痛苦的回忆》（*Pain memoir*）那种类型，我并没有写我自己的受虐、情绪困扰或某种痛苦，我的故事所描述的是别人的痛苦。把有意义的经验拿出来分享让更多人受益，和窥探别人隐私满足一己之欲，是截然不同的，我不想将此混淆。

另一个道德层面的考虑是这些书的持续影响。我以前教的学生都是公立学校里那些比较脆弱的孩子。对于由我照顾或由我来当他们的老师，他们没有选择权，在我写这些书引用他们的故事时有些还是未成年人，所以她们不具备签署书面授权的能力，也没法选择是否出现在我的书里。很多故事具备高度的个性特点又经常涉及深重的痛苦体验。我们在真实生活里长大、改变并不断前进；我们获得处理问题的新方法；我们摒弃幼稚的行为；我们获得感悟；我们学会忘掉过去的痛苦经历，所以，我们会渐渐长大成人、各具特点。但对书里的人物来说不是这样的。他们永远被镶嵌在那 300 页书的世界里。这很普遍，也很正常——对一个新的读者来说，读到的故事似乎刚刚发生，因为对他或她来说，就是那样。读者最典型的反应就是感觉书中人物似乎是他们认识的某个人。因为他们感同身受，所以就很有必要为书中一个 6 岁的孩子提供一个这样的保护空间，让实际生活中已经 40 岁的他或她免受来自热情读者的不经意伤害。

叙事性非虚构文体与学术纪实体相区别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它让我以一个故事讲述者的身份出现，而不是教育者。我写任何一本

书都不是为了展现自己在教学方面的技艺有多么高超，以及对我的教师生涯做一个流水账式的记载，或者建议别人学习我的什么特殊技能。我的教师职业生涯只有 12 年，然而我的职业写作生涯超过 30 年。我很高兴自己身在课堂时曾是个好老师，我也很高兴自己的执教生涯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一个“没有围墙的课堂”上有众多的读者，我知道其中很多人也是教师，而且他们在教学上都和我一样或者比我更有天分，我见过工作中的他们。我跟他们之间真正的区别就是我能写，这是我真正的天分，就是带着读者一起体验我的经历的那种能力。作为读者，能够区分出这两种技能很重要——教学和写作——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我从来没有声称过自己有什么特殊专长。我的书只是讲述课堂故事而已。世上有成千上万的课堂，也有成千上万热情、专注教师在课堂上兢兢业业地工作，让我脱颖而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我发出了声音。马洛博士从我的故事中提炼出一系列连续的方法，实在是很了不起。然而他才是这种方法的真正创造者。他能对我心中所想如此清晰地洞察，并能从中创造出一个重要的可验证的方法，我对此既惊讶又敬佩。我很荣幸自己为这个方法作出了贡献，也希望我们可以借此在这个复杂且时时充满纷扰的世界里，在某个具体方面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

前 言

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描述以关系作为一种改变的手段的逻辑原则，并阐明为了创造和维持关系驱动型课堂，教师所需要的最基本技能和概念。我们希望，作为教师的你，不仅可以从本书中学到如何建立关系驱动型课堂的方法，而且也能更多地反思教育特殊儿童并跟他们一起学习的意义，从而实现自己的成长和改变——不管是在职业技能方面还是在个人生活方面。

然而，我们期待此书的读者不局限于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大多数已被确认有情绪和行为障碍的儿童至少都会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普通课堂上度过的，而且这样的孩子在学校人数里占相当大的比例。美国联邦儿童统计数据表明，从 2003 年到 2004 年，每个州每年都有将近 50 万学生被确认为严重情绪失常，这个数据占在校学生总数的 1%（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6）。但很多专家都表示有很多受情绪困扰的孩子都未被诊断，他们估计 3% ~ 5% 是更准确的比例。而心理健康流行病学研究甚至认为这个比例更高（Kauffman & Landrum, 2009）。

桃莉书中提到的学生们，在行为、社交和情绪方面反映出的各种困难，也是很多从事普通教育工作的教师们与最棘手的学生们相处时经常遇到的问题的变体。关系驱动理论的知识和实践，对从事普通教育工作的教师也会很有用，能帮助他们学会如何理解和引导那些抵触

心理较强或不好接近的学生。

大多数教师都愿意跟学生建立感情联系，但是，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①通过后以及面临达到全州统考分数更高和各种责任的要求时，将建立感情联系作为首要任务就很难了。高风险考试是无法避免的，但关系驱动型课堂所鼓励的感情联系也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我们知道学生有了归属感之后更喜欢上学、表现也更好，感情上的联系意味着更多的努力、更多的坚持和更积极的态度，而没有归属感则效果相反。

① 译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是2002年1月8日由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签署的一项美国联邦法律，对教师学历和专业知识及学生参加州统考等提出诸多要求。